

外国经典爱情故事

卡门

*Ka men*

[法] 梅里美 原著



新漫画插图版

上海音乐出版社



公元前四十五年，恺撒率军与庞贝的两个儿子大战于门达古战场，这座古老的西班牙城市因此而出名。据地理学家说，它坐落于马尔贝拉城以北八公里左右的地方。我却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，怀疑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从《西班牙战争》——一部流传至今的，由一名罗马军队无名军官撰写的著作，其内容都是有关恺撒远征西班牙的珍贵资料——以及奥苏那公爵对古希腊、





古罗马和当时欧洲作家的著作珍本、手稿的藏书中，所获得一些资料进而猜测：蒙蒂利亚附近，才是恺撒曾经孤注一掷地同共和国的卫士们决一死战的地点。我希望，我可以发表一篇学术论文，能够把那些善意的考古学家心头存在的任何疑团一扫而光。在这个疑团未解之前，整个欧洲的学者还困扰于这个地理问题之时，我先给你们讲述一个小故事。当然，它不会干扰我们判断门达所在何处这个有趣的问题。

带着我的全部行李——一本恺撒的《回忆录》和几件衬衫，跟着我的向导，安东尼奥出发了。

一天，我骑着雇来的马驰骋在加塞那平原的高地上，感觉渴得要命，累得要死。烈日炙烤着我的每一寸肌肤，心里萌发一种念头真想把恺撒和庞贝的两个儿子一起送去见鬼！绿色总是那么显眼，给人生机。在小径延伸处，有一片小小的绿色草地，上面疏疏落落



地长着些灯心草和芦苇，稍有经验的人就会知道，在附近肯定有泉水。当我走近一看，原来我以为是草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片沼泽。从卡布拉山脉的两座极高的支脉中间，一个窄小的峡道里流出一条小溪，到了沼泽就消失了。因此，我得出结论，如果沿着小溪追本溯源，便会找到更加清凉的水，甚至在岩石间还可以找到阴凉的休息的地方。刚到峡道口，马忽然嘶鸣一声，另一匹马随声应和。再往里，大约走了不到一百步，峡道豁然开朗，呈



现出一片天然的圆形剧场似的空地，四周环绕着险峻的山岭，把空地完全荫蔽起来。作为一位旅客，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舒适的休憩的地方了。泉水从笔直的岩石脚下汹涌而出，直泻入一个清澈小水池里，池底铺着一层如雪一样白的细沙。五六棵挺拔而伟岸的绿橡树，终年不受风吹，更有泉水的滋润，就好像士兵一样，亭亭直立在池边，用它们浓密的阴影遮蔽着水池。草，也因为这里的得天独厚，长得格外的细密而油绿，方圆四十公里内任何旅店的床铺，都



没这张天然大床这么好。深吸一口气，感觉从来没有那么好，扑鼻的青草香，使人心静、祥和。

可惜的是，在我夸耀自己发现了这块优雅地方之前，一个男人早已在那里享受这自然赋予的气息，他一定是睡着了。马嘶声把他惊醒过来，那畜生趁着主人睡觉的时间，把附近一带的草饱饱地吃了一顿。

那青年是个粗壮的汉子，中等身材，外表看上去很结实，有双



很冷的眸子，目光阴沉而傲慢。他一只手牵着马缰绳，另一只手拿着一只短铳枪。起初，我承认，这支枪和持枪人的凶相使我有点畏惧、惊愕；但毕竟听见强盗的事太多，而却从来没遇见过，以致我再也不相信有什么强盗了。再说，也不能就凭一支大多数农民都有的枪，就否定了——一个陌生人的道德品质。当然，他真的是强盗，对他而言，几件衬衫和那本《回忆录》又有什么用呢？于是，我非常友好地对这位拿枪的汉子点了点头，并微笑着问，是否打扰了他的睡眠。他没搭理我，却把我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遍。看得出，他对他所察看





的结果感到满意，同样的又把那个正走来的向导打量了一番。

显然，向导并没把他看作一般的带枪农民，脸色突然发白，停住了脚步。我心里想：“坏了，碰上坏人了！”为了谨慎起见，我选择了不动声色，跪在泉水旁边，把脑袋和双手都浸到泉水里，然后伏在地上，贪婪地喝了一大口水。那汉子似乎对我们并无恶意，原来平拿着的枪身，现在枪口已经朝下了。我躺在草地上，很随便地问那个汉子有没有带火石，同时，拿出我的雪茄烟盒来。陌生人始终没有做声。他在口袋里摸了一阵，拿出了他的火石，赶紧为我点上火。这表示，他现在已经和气起来，居然坐到了我的对面来，当然，手上的枪还没放下。我在剩下的雪茄中挑了最好的一支，问他抽不抽。

“是的，先生，”他回答。从他的发音，我听得出来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旅客，只不过不像我那样是个考古学家。

“您会觉得这一支味道不错！”我递给他一支真正的中型哈瓦那雪茄，这是当时最好的一种雪茄。他向我微微点了点头，用我的雪茄点着了雪茄，又向我点了下头表示感谢，随后十分愉快地抽起来。

“啊！”他深吸了一口，然后把第一口烟，也是感觉最好的那口烟从嘴巴和鼻孔里慢慢地喷出来。这种味道和感觉对于他，显然久违了。

“我好久没有抽烟了！”

在西班牙，当你送给人家一支雪茄，而对方又接受了的话，就表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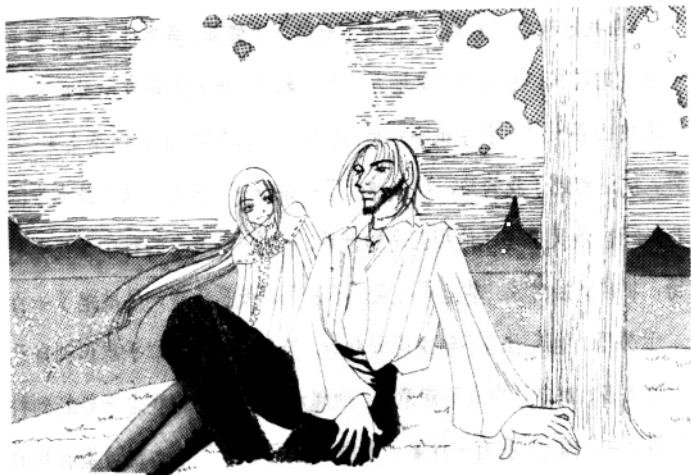
示能建立起友情。

在我意料之外的是，这位汉子竟然非常健谈。虽然他自称是蒙蒂利亚区的居民，但似乎对这地方不怎么熟悉。连我们现在所处的如此可爱的山谷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；附近村子的名字，他也说不上来。另外，他注意到了我的马，对它进行了一番批评，当然，这不是太难的事；不过，他又讲述了他那匹马的世系，来自一个著名的科尔多瓦养马场，非常坚强耐劳，甚至有一天，不是飞奔就是疾走，足足跑了一百二十公里。他正滔滔不绝说得起劲时，突然停住了，似乎意识到自己讲话太多，对自己有点不满意了。他尴尬地解释着：“我急于要赶到科尔多瓦去，因为，我有一件案子要向法官们申诉。”他边说边望着我的



向导，向导马上垂下了眼皮。

阴凉，泉水，这让我我不禁想起了我的蒙蒂利亚的朋友们，曾经把几段美味的火腿放在我的向导的褡裢里。我邀请了这位陌生人一起享用这简单而又可口的便餐。不知道他刚才所谓的很久没抽烟到底有多久，这狼吞虎咽的样子，让我认为，他至少在四十八小时内没吃过任何东西。他该庆幸，因为遇到了我。相比之下，向导吃得很少，喝得更少，不做声。旅行开始的时候，却发现他是一个无人比得上的爱说话的人；而这汉子的出现，使他局促不安，似乎时刻都在提防着什么，互不信任成了他们之间一堵无形的墙。





吃光了所有的食物后，又各自抽了一支雪茄，正打算向新朋友告别的时候，他却问我今晚会在哪儿过夜。

我还没来得及注意到向导向我使的眼色，已经告诉了他，准备在库埃尔沃客店住。

那汉子认为，像我这样的人物，不该住那儿，因为，那儿实在糟透了。可他希望和我一块儿去，当然，前提是有我的准许。

我骑上了马并且表示愿意和他同行。向导为我托着马蹬，这次我准时地回应了他的眼色，耸了耸肩膀，安慰他说我十分放心。于是，我们就出发了。

安东尼奥的不安，他使的眼色，以及陌生汉子不经意流露出的几句话，比如他一口气骑马走了一百二十公里，还有那尴尬而又不太合理的解释，使我在心目中，早已有了对这位旅伴的看法。毫不怀疑，他是一个走私犯子，或是一个强盗。但我相当熟悉西班牙人的性格，对一个同我一起吃过东西和抽过烟的人，没必要害怕什么，我可以尽管放心。更何况，有他在一起，至少保证路上不会遇见别的坏人。强盗不是天天可以碰到的，有人一辈子也和他们无缘相见。我很高兴去尝试着认识一下强盗到底是怎样的人，这是上帝给予我的一次机会。

同一个危险人物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戏剧性，很迷人，当发现这个危险人物既温和又驯良的时候，更是意料之外的惊喜。



我试图引导着汉子向我说些真心话，尽管我的向导仍然不停地对我使眼色，我却和他作对似的，偏偏把话题引到一些江湖大盗身上。当然，我是恭恭敬敬地谈论着他们的。



何塞·玛利亚，风靡一时的安达卢西亚的著名大盗，他的事迹挂在人人嘴上。我就想：“我会不会如此有幸，跟何塞·玛利亚一起走路？”

我故意讲起这位英雄的故事，故意地赞美他，对他的勇敢和慷慨表现出了极度的崇拜。陌生汉子却冷冷地说，何塞·玛利亚仅仅是一个小丑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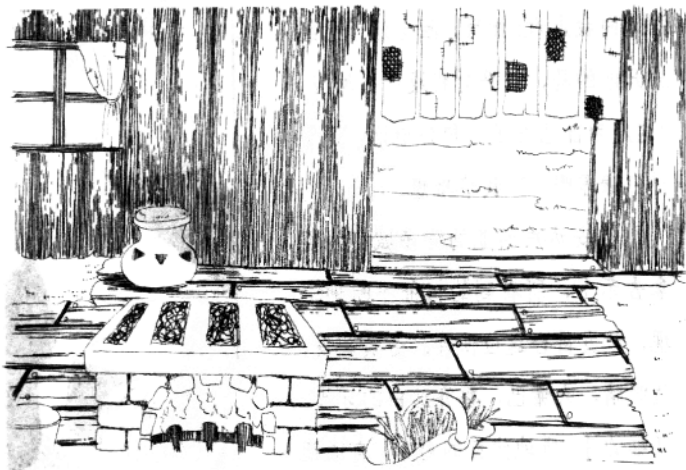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我仔细观察我的向导同陌生汉子。向导仍然心怀戒备，十分勉强地向我走近；相反，陌生汉子已经放开他的马，似乎对我没什么反应。“这是为自己说了一句公道话，还是过分谦虚呢？”我暗暗想。

在安达卢西亚的许多城门的捉拿告示上，所看到的特征不断地浮现，越发符合这位伙伴。金黄头发，蓝眼睛，大嘴巴，整齐洁白的牙齿，纤细的手；质地优良的衬衫，有银钮



子的天鹅绒上衣，白皮腿套，一匹栗色的马。“一点不错，一定是他。”毫无疑问，我更加肯定了我的推测。但他既然刻意隐姓埋名，我打算尊重他的秘密。

不久就到了客店。正如他所描述的一样，是我所到过的最糟糕的地方——一间屋子既做厨房，又做饭厅和卧室。屋子中间一块扁平的石板上生着火，屋顶上开着一个窟窿，烟从那儿冒出去，或者干脆滞留在离地几尺的地方形成一股云雾。沿着墙边的地上，凌乱地铺着五六张旧驴皮，就算是旅客的床。离这间惟一的屋子约二十步远的地方，有个敞棚，就算是马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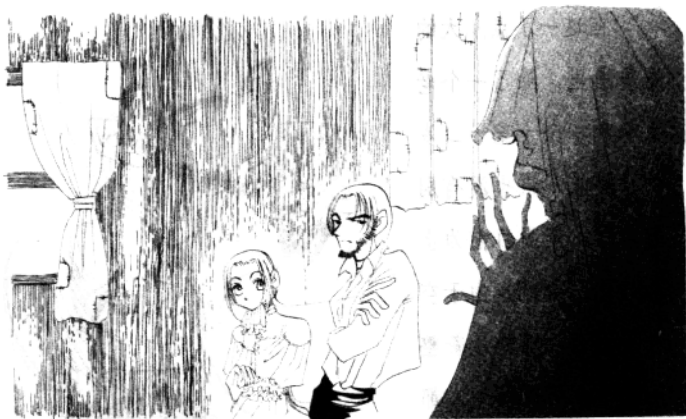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一丁点儿大的寄居所里，除了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十至十二岁的小姑娘，再也没有别的人了，至少目前为止是如此。大概是由于空气不流通，烟充斥着整个屋子，所以两个人都像煤一样黑，衣服当然也破烂不堪。“天呐，这就是古代门——巴蒂加的居民所遗留下来的子孙！”我心想。



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太婆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异的喊声：“啊！唐何塞老爷！”

原来他看见了我身边的旅伴。唐何塞眉头一皱，扬了扬手，老太婆随即闭上了嘴。我不动声色地转过身对安东尼奥示意，我已经非常清楚了今晚同宿伙伴的身世，无需他再告诉。

晚餐比我想象的要丰富。一张一尺多高的小桌子上，先后端上了红烧公鸡块烩饭，里面放了许多辣椒，接着是一盆油辣



椒，最后是一盆“加斯帕乔”——一种用辣椒做的色拉。由于太多的辣椒，不得不让我们不断地求助于装着蒙蒂利亚酒的皮囊，一个劲的喝着这可口的酒。

在享受完了美味的晚餐后，我意外地发现一只挂在墙上的曼陀林，一种在西班牙非常普遍的乐器。于是，我就想让伺候我们的的小姑娘弹上一曲。

“我不会，”小姑娘回答，“不过唐何塞弹得非常的好！”

“那么，”我转向唐何塞说，“我非常爱听你们的民族音乐，能否为我弹上一曲？”

“我怎么能拒绝像您这样一位正人君子呢，况且您又给我如此名贵的雪茄烟！”唐何塞让小姑娘把琴递给了他，便开始了自弹